# 古文辭類纂

辭賦類一

淳于髡說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行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

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疑誤倒蓋涕與艱爲韻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

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淸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讒人之害而將擠於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吾挾此德美將適四方乎若居楚國芳菲彌章安能使人之不忌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常當作恆避漢諱改）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不涉

世悲而不能也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此段卽漁父篇之義又揚子雲反離騷所云棄由聃之所珍者屈子於此已辭其難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設爲女嬃辭依前聖所謂愼毋爲善也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啓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啓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與澆并斥爲康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解爲太康僞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

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以上言以此心正於舜而無愧又安能不爲善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此下承往觀乎四荒極言之而卒歸於不可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
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
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
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
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
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
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
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
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虙妃者蓋后羿之妻天問所謂妻彼洛濱者是也言方合蹇修為理而彼乃難於遷而歸我而反適無道之羿相從於驕傲無禮何足顧邪羿自鉏遷於窮石窮石是羿國凡淮南子山海經之類多依楚辭妄為附會皆不足據上言相下女故虙妃有娀二姚皆下土女非謂神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
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

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言將以此中正適於茲世其於楚也則如天閽之不通是哲王不寤也其於異國則世無賢君相從驕傲或有賢而非我偶如佚女之不可求是閨中邃遠也

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以上皆靈氛之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靈氛弟言世之幽昧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畏而從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

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皆巫咸之詞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言承靈氛則巫咸在其內矣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上虙妃有娀一節猶言求女靈氛巫咸二節亦以求女爲言欲其擇君而事也至此節則知求女之必不可矣姑遠逝以自疏遨遊娛樂抑遠遊一篇之旨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

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章

鼐疑此篇與離騷同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

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
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
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
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
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
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悒余侘傺兮又
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
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
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
兮曰有志及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
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虀兮何
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

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
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
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
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
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
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
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
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
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
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
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

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
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
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
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
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
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迴
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
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
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
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
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
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

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
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
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
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
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
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凌
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
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
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
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

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

衆疑懷王時放屈子於江南在令江西饒信地處郢之東蒸作哀郢時也頃襄而遷之乃在辰漵之間處郢之南作涉江時也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古州彭蠡之水故山曰廬山漢初廬江郡猶在江南後乃移郡江北地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益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界若古陵陽界及此故屈子曰當陵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陵陽南界乃益狹乃僅有今南陵銅陵縣丌遷舟下浮者乘流下也上洞庭下江者言其處地之上下非屈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

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

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言所陳成敗得失無不耿著其言猶在而至今不已驗乎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

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此承上文言我初陳言明知施報之不爽而君乃不聽安得無禍乎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言懷王以信直而為秦欺矣又無行理為通一言王尚不知予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懷王昔者所任用蓋皆小人為利者耳一旦主遭發辱則棄而忘之冀如瑕生之於晉惠子展子鮮之推挩銜獻者安可得哉屈子所以痛心於理弱也與離騷之

理弱扼意巽矣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處遠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懷王之事不可追矣聊作頌爲戒以救襄王尚可及也故曰冀幸君之一悟此篇悲傷懷王之拘囚於秦其辭致爲悽切既自抒忠愛亦所以厲頃襄報仇之心而是時君臣方耽逸樂惡聞國恥此令尹子蘭所以聞之大怒也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直兮大人所晠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元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

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集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晟兮遭元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甯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

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

兮晠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而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元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中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廱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

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
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
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
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
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
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
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
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
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橘頌 竊疑此篇尚在懷王朝初被讒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時異矣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為證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

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甯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使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托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

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蛇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悲回風。

辭賦類二

屈原遠游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

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
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
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
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
娛戲湌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
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游兮至南巢而壹息
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
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
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
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純粹而始壯

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而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扡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騁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撫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扳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元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

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淸兮與泰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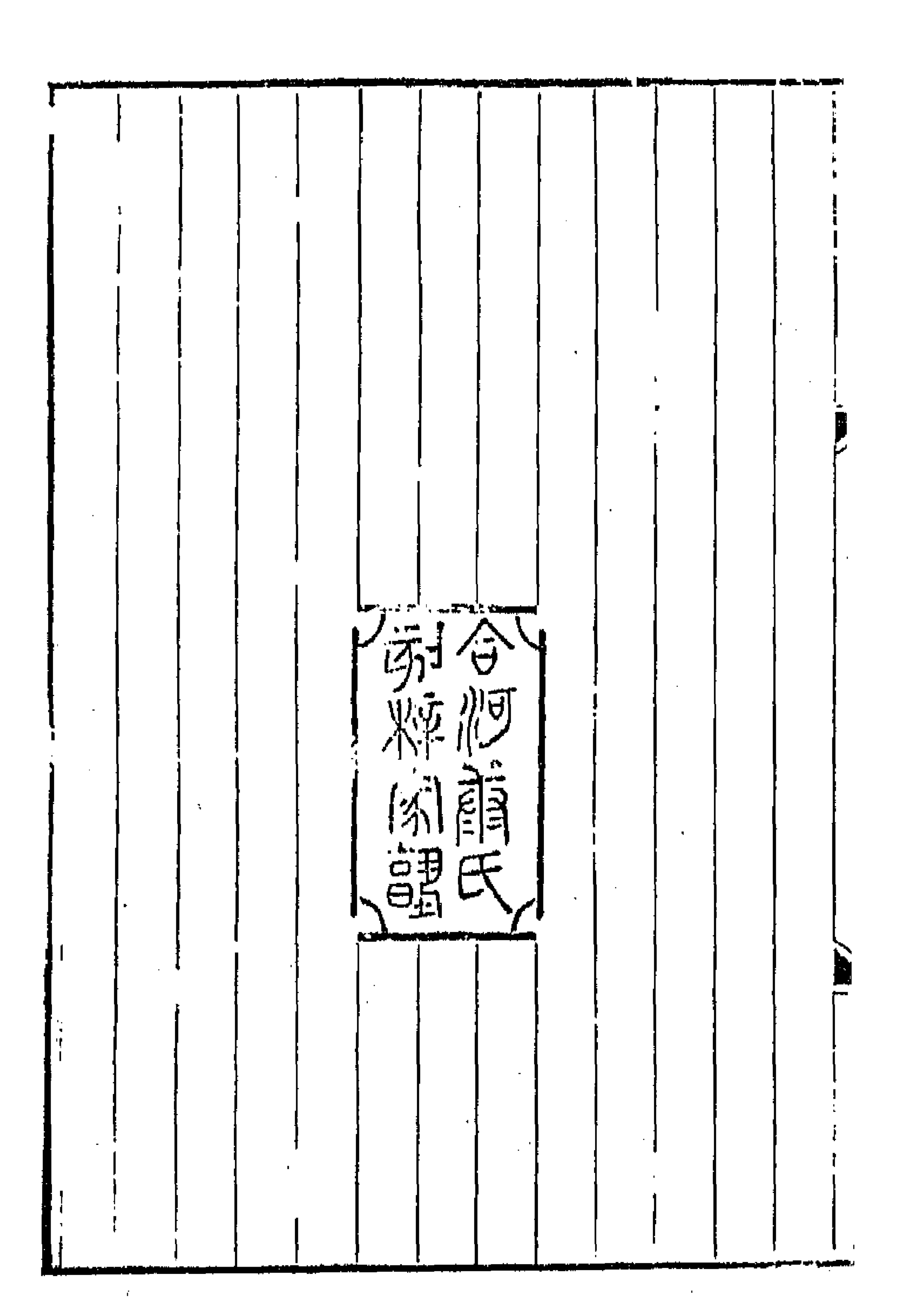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淸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

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
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
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
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
皆濁我獨淸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
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
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
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

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合河康氏
射梓刻書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嗈嗈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大

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
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
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
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
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
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
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
而無當攬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
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
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
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

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翺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郤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髙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

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忘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

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
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
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
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毁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
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
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
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廱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
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
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
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
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

晏兮然濆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思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廱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彊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

兮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而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

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泉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奇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

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元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
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
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
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
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
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
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
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
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
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
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
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

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兮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箟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虡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既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宋玉風賦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揚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淩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

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
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
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
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
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
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
獲生死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
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
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
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

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
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
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
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䨴兮若松榯其少
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
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
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
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
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
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
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
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

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撃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㴔奔揚踊而相撃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徒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盤石險峻傾崎崖隤

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低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幷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

増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
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
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
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
日簡輿元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
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
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
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
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不
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
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

夢云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偉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燿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横生爗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

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

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迴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

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自爲美色必能愚亂人邪臣之守德倘不至如彼所慮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

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聘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徙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

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陵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

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
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
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
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蒪只吳酸蒿蔞不
沾薄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黏鶉敶只煎鰿臛
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
馨凍飲不歠役只萬鳩云禾役穟穟毛傳云役列也不歠役只言雖不及飲而皆陳列於前吳
醴白蘖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
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
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
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
德安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
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

以安只娭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
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
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
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婳只靨輔奇牙宜
笑嫣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
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
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
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群晨雜
鶖鶬只鴻鵠代游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
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
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
只畫鴂云出若雲言其車騎從官之盛莊子讓王延之祭以三旌之位司馬彪本作三珪云諸侯三卿執珪
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

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蓋鴇云俊傑光輔本朝誅譏殿陛之間如待以鎮壓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蓋鴇云呂覽求生篇禹治水得陶化益直窺横革之交荀子成咎得益皋陶横革直成爲輔戰國策禹有五丞此直贏卽玉丞之二也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楚人以弋說楚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

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
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弋者見
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
而射之此六雙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
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
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
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
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
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卽墨顧
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大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
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

之。遊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篇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以為事實爲失其旨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

俛啄蚉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

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之縣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古文辭類纂六十三